

多少有点意外,多年前首版的拙作《秦怡传》,被第六届中国传记文学学会评为优秀传记作品。收到获奖通知和邀请函,喜悦之情自不待说。因故未能赴京参加展示会,主办方将证书和奖杯用快递送达,出版社亦发来展示会上介绍《秦怡传》的视频。看着证书、奖杯和视频,尘封多年的往事重新在眼前浮现,仿佛像昨天刚发生一样。

那是为纪念中国电影百年诞辰,中国电影家协会决定编纂一套《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名单中有秦怡。影协的友人为此来电,提出秦怡的传记想让我撰写,理由是我是中国影协会员,又是上海人。这无疑是件非常荣幸的事,我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为秦怡写传记

唐明生

第一次走进秦怡老师的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到时,她已站在客厅门前等候,招呼我进来。坐下后,她将茶几上的一杯茶推到我面前:“刚泡的茉莉花茶,蛮好喝的。”声音轻轻柔柔的,亲切随和,顿时消除了我的拘束感。后来的采访每次都是在那间客厅中,听她娓娓道来生平往事。稍显不足的是,秦怡老师实在太忙,每天工作都排得满满的,没有停歇的时候。比如,为了中国电影百年华诞,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接踵来访,请她谈中国电影,谈自己的电影之路,谈“电影皇帝”金焰。中国电影一百年,她亲自见证参与了五十多年,有资格对中国电影发表看法。这样,我的采访只能穿插进行,时断时续,前后历时七十多天,以至于许多有价值的材料还需进一步深挖时,时间已不允许了。我也不忍心缠着她,她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休息时间,因为我的采访大多是星期六与星期天进行的。

在消化阅读的基础

露拆白党欺骗手段的故事。

1936年,张丹斧由沪迁苏养病。次年抗战爆发,避居吴县羊山乡他夫人的坟茔房舍,不幸肠胃炎复发,“遽归道山”。1937年11月2日至16日,《晶报》刊出署名“镇冠”的长文《回忆丹翁先生》,连载九次,共三千余字,道尽其一生行藏。其本名当为国宸,“初为秀才,为天津客籍学堂毕业生,端方督两江时,选派留学日本,丹翁亦在其列。而丹翁不愿

往,在沪补习英文……固当时之一维新学生也”。1937年10月20日至24日《晶报》刊有《讣告本报编辑张丹翁先生之丧》,称其“享年六十一岁”,粗粗计算,知其生年当为1877年,而非普遍认为的1868年。这也与此前我曾寓目的孙东吴以“旧孙”笔名刊于《中华日报·华风》上的连载文章《卅年过去之报影》中《张丹翁》一文暗合。孙、张结识于光绪末年,当时扬州名士王天僇与孙共事《申报》馆,某日,“一美少年翩然至”,此人“面如冠玉,发可鉴人,西装革履,英英露爽”。若以年龄论,丹翁“或犹少于不自翁之余”。按孙东吴与包天笑同龄,均生于丙子年(1876),据后者以“微妙”笔名所撰《丙子同庚集团祝寿》(《晶报》1935.4.17),孙略小几月。但都比丹翁年长一岁。

也谈张丹斧

祝淳翔

关于此人,郑逸梅在1983年《文苑花絮》书中撰有长文,称曾经范君博介见,与之打过照面,“胖胖的躯干,穿着青布袍子,外加着一件背心,头戴罗宋帽,白发飘疏,容颜却很红润,手里摩挲着古泉汉玉,口头禅常有什么‘奇谈’‘好东西’”。他名底,又名延礼,字丹斧,晚年自号后乐笑翁、无厄道人。早报间撰文,常署丹翁,有人译为白话,为“通红的老头子”。容我插一句,这个有趣的绰号,实来自鸳鸯派名作家张恨水笔下。据张恨水《我与丹翁》(刊《晶报》1934.3.5)一文,中有“记得《晶报》文言白话论战一场,翁译胡适为‘到那里去’,我也戏译丹翁二字为‘通红的老头子’,于是无人不知通红的老头子了”云云,并赋打油诗一首捧之:“无人不识张丹斧,二十年前善骂人。自古滑稽胜正论,于今幽默是高文。可怜干女年来少,翻觉斑纹老去清。我与翁来翁亦与我,双簪藉祝此晶晶”。行文滑稽得近乎油滑。

郑逸梅早在1947年《永安月刊》第92期即撰《回忆张丹斧》一文,现在看来,1983年的文章实脱胎于此。中称张丹斧有且仅有一种单行本,为小说《拆白党》,此稍误。书名应为《女拆白党》,为一种弹词小说,曾连载于《新闻报》1915年8月19日至12月27日(27回未完),次年5月由上海震亚图书局出单行本,共三十八回,二百四十二页,总字数约十万。据张静庐在其编著《中国小说史大纲》中评介,弹词虽非纯正的章回小说,然在社会潜势力很大,深受“妇孺老妪、牧童佃夫”等底层民众欢迎。他并列举新弹词,《女拆白党》亦名列其中,可见绝非泛泛之辈。该书本名《贞女传》,又名《制雄党》,讲女拆白党破坏、揭

李白诗云“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不知是写于秦岭还是蜀道抑或是长安?从他的结句“金棺葬寒灰”,该是落笔于秦岭的。

蜀道之难,秦岭山高水长,雄起于天水养马的秦王,能不得秦岭之运势,走出秦岭而挥戈南下?于是,韩、赵、魏、楚、燕、齐,这些丰饶和礼仪之邦均臣服于秦王脚下。

奔走于秦岭的思想家、军事家鼓三寸不烂之舌,炫天地鬼才之术,游说于豪门贵胄、钟鸣鼎食之府。泣血顿首,悬梁刺股,宏论高蹈,成千古盛景。民贵君轻、兼爱、圣人在《商君书》前一败涂地。秦岭冷笑了;易水寒滞,壮士千秋,芦荻萧瑟,秦岭又冷笑了。

旅游

全球著名教育家Ken Robinson说“若不准备试错,则永远不会有任何原创思路”。读到这一行文字,一束感悟之光在眼前闪动:准备试错就是“尝试”,原创思路就是“创新”,AI时代,尝试与创新非遥远蓝图,它正一步步融入当今从医者崭新的实践之中。

尝试,是时代最为鲜明的姿态;尝试者,需有迈入无人区的勇气。听闻最新的研发团队如拓荒者般深入医学数据之林海,尝试让机器读懂生命的另一种语言;也有团队为训练AI识别早期肿瘤的影像特征,日以继夜地在数以百万计的数字图像中探索,在茫茫像素间捕捉神秘病变的踪迹。每一次尝试,好似外科医生微创手术的实践,小心翼翼曲线训练,在千万次试错中寻觅通向成功的路径。这不就是医学精神的本身吗?

创新,则更需在尝试之上锤炼智慧;创新者,常于山重水复处另辟蹊径。当

上,我列出详细写作大纲,各章节写什么,涉及哪些人和事,关键时间节点,一一列出供她审阅,征求她的意见。几天后,我专程去她家听取反馈。她把写作大纲还给我,淡淡地说:“看过了,没什么问题。”接过大纲,我一页一页翻看,除在一些她所参与的话剧演出与电影拍摄人员名单与时间下有轻微划痕外,无任何文字。我特地问道:“马上就要落笔写作了,您有什么想法和要

尝试与创新

汪洁

AI模型吸纳了巨量病历、文献、试验数据之后,便显露出超越人类经验的洞察,协助发现人类思维惯性难以企及的治疗模式或药物组合。如:以AI算法为支撑,在复杂手术中为医生提供机器臂辅助,使手术刀在人体中游刃有余、精准安全。每一次创新,犹如一束照亮医学未知领域的光,智慧在协作中愈发清晰。

然而,纵使尝试鲜明,创新锋锐,再精妙的算法,也无法取代医生传递给患者关怀与心灵慰藉。特鲁多医生墓志铭上那朴素而深远的箴言不会过时:“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帮助”与“安慰”中所蕴含的人文与伦理重量,终究需要医者仁心去担当。这亦是AI医疗时代尝试和创新路上不容迷失的方向:技术永远为生命服务,一切探索的最终指向,终究是“人”本身。闪耀的科技锋芒与人类对生命永恒而执着的关怀,共荣又共情。

最近几乎每个工作日的早晨,我都会顺路去图书馆“报到”。它就在我上班路上拐个弯的地方,我去那里不是为了借书,是为了还书。

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有一项线上借书的功能,体验感很好,大热天不用带着孩子跑去图书馆,省下了精力和交通费。只要在手机上下单,5本书付6元钱的邮费,隔天送到。至于还书呢,可以线上还,也可以去全市任何一个设有少儿阅览室的图书馆。我选择了公司附近的彭浦镇图书馆,这样连还书的邮费都省下了。看一本书的实际成本是1.2元。对比动辄10元一小时的停车费,真的划算太多了。

今年暑假,上图为了鼓励孩子们多读书,推出了“暑期阅读挑战赛”,一等奖是迪士尼门票,二等奖是迪士尼玩偶,三等奖是定制帆布袋。活动持续两个月。八月初公布中期排名,女儿排在TOP20以内,她说拿个二等奖就可以了,反正去迪士尼也一定会买玩偶,还不如直接拿到。我觉得她这笔账算得非常明白。上海爱看书的孩子实在太多了。估算了一下,排名靠前的孩子每天至少读三本书,是每天哦,周末也不带喘息的。比尔·盖茨在自传里写过,他小时候年年都在社区的夏季阅读比赛中拿第一,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远超同龄人,视野也更开阔。我们都想不到,九月末公布奖项名单,她拿到了一等奖,一大一小两张迪士尼门票,真是意外之喜。

因为常去图书馆,我渐渐和那里的管理员熟络起来。有一回还书,我瞥见她桌上放着一本东野圭吾的小说——是我没读过的一本,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封面,心里好奇故事讲了什么。她整理我还的书时,走到我身边,忽然说:“你穿的是分趾鞋呀。”眼神里也带着一丝好奇。

后来有一次,我背着一个旅行时买的帆布包,她问我:“这个包是不是你自己做的?”我告诉她不是,这是一款用废旧衬衫二次加工制作的包。她说:“怪不得包上还有纽扣,很别致。”这个包最初是在我喜欢的一个博主视频里看到的,后来我去大阪的MUJI找了很久才买到,当时只剩下最后两个。如今被这位爱读东野圭吾的管理员赞许,买得果然很值得啊。我们需要的就是在这样的日常生活中被懂得的人看见自己认真生活的痕迹吧。

于是,在那些只想随手拿下晾衣架上的衣服穿的早晨,想起今天要去还书,我会特意去翻翻衣柜,挑一身或许能得到她欣赏的衣服,或戴上一副细巧的耳环。因为还书这件事,我开始有心情在闷热的天气中好好打扮自己。

每次还完书,我会在图书馆里找个位置安静地坐一会儿,选好下一批要借的书,下单。早晨八点半的图书馆,有老人靠近书架认真找书,也有母子相伴阅读。这里不能打电话,也没有短视频的噪声,人为隔绝了一切干扰。我有时会想,等我退休了,也要常来这里。

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在家和办公室以外的场所,可以是公园、健身房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置身于此,既不是妈妈,也不是牛马,按照自己的节奏开启新的一天。记得暑假期间去大阪旅行时,住在中之岛附近,这一块是金融区。某一天早晨去上岛咖啡馆吃早饭,看到许多银发上班族,一身西装笔挺,喝着咖啡,打开电脑上的日程表,和手上的笔记本逐条核对,那副认真的样子让我理解了什么叫专业。原来他们那么早就在办公室以外的场所,有条不紊地开始工作了啊。

按照自己的节奏,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开启自己的一天,我的早晨,从图书馆开始。

早晨,从图书馆开始

陈睿映



日出太湖,金光万里

侯伟荣 摄影

间的九
只鸟歌

七夕会

喉清亮,金面具闪烁着神异的光。他们似度秦岭如白云飞越,商周时越鸿濛而来的远客,哂笑诸葛亮识不得宇宙虚空的本质,识不得人类贪婪是战争的本源,识不得法与契约的神圣。此与北伐走出秦岭别无二致,他只知君权神授。然而,真的是君权神授吗?

嘉陵江边的千佛崖上,石雕以怜惜的目光注视着折戟沉沙的秦王以及金棺葬寒灰的一代代枭雄。终南独行的王维、金簪银钩的宋徽宗、幽深苍茫的马致远、风骨壮烈的方孝孺、万世绝恋的曹雪芹、独擎天责的顾炎武。然而,嘉陵江水终究要奔出秦岭,汇入长江。千帆过尽!

仰望秦岭

徐华泉

无人区达江油,诸葛亮之子诸葛瞻战死,成都门户大开。司马昭徙刘禅于洛阳,蜀灭。而钟会、邓艾争功及反叛互杀。灭蜀的司马氏夺魏后的百余年也被刘裕满门抄斩。历史在罪恶中兴亡,黎民在血泊中呻吟。贪将被贪所损,罪将被

罪所害,善将被善所护。

蜀汉仅存四十多年便如此快地灭国。北定中原,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是诸葛亮明夙夜想的壮志,出秦岭抵云梦直至死而已,真慷慨悲凉。那勉县的诸葛亮武侯祠里竭尽了他的哀荣。他的祠筑于汉江边上,可遥望大汉张良在秦岭紫柏山上的庙。倘若诸葛亮身前礼敬过前贤,内心是何等苍凉。六出祁山,兵败国虚,最终天下雄关的剑阁与蜀道之难的栈道,也阻挡不住邓艾和钟会。诸葛亮的智也是有不足的,当在走出秦岭和走不出秦岭之际。

当诸葛亮明驾着他的木牛流马,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际,近在咫尺的三星堆高鼻深目的神人正炯视着秦岭,青铜神树